

〔苏〕B·别里亚耶夫 著

魂牵梦系

翁本泽 译

Hun qian meng ji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魂 牵 梦 系

〔苏〕B·别里亚耶夫 著

翁 本 泽 译

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

魂 牵 梦 系

〔苏〕 B·别里亚耶夫 著

翁本泽 译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市兴文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7.75印张 174,000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200册

ISBN 7-206-00180-7

I·39 定 价：2.10 元

第 一 章

切尔卡索夫在开车前 1 刻钟到达火车站。他经过狭窄的售票处走廊，从容地登上石级，向支撑着有雕塑装饰的轻便拱门的高大柱廊走去，来到挤满了旅客的长方形大候车室里。这里也和世界各地的车站一样，拥挤着形形色色的旅客——男女老少和奇装异服的青年，有拎着皮箱、皮包或用小车推着行李的，也有不带任何东西的；有的在高声交谈，有的在细声低语；或匆匆忙忙地在人群中挤来挤去；或三三五五地聚成一堆；或站下来彼此打招呼。

切尔卡索夫尽量不推任何人，向着对面——出口处走去，经过敞开的门，来到铺沥青的露天站台上——在附近路灯光的照耀下，这里很明亮。他按照发光的信号盘，毫不费力地找到他要上车的月台。

一列擦洗得很干净的红色车厢，已经停在站台上了。人们从灯光通明的车厢窗口探出头来，有的喜气洋洋，有的忧心忡忡，有的毫无表情。站台上一片叫喊声，有的说他一到家；就写信来，有的要求打电话来，有的请送行人去做客。一个耳朵上戴着一副金耳环的皮肤黝黑的女子，拖长声音对某一个人说：

0251/24
“当心别骗我。我等待着。”

月台上，旅客和送行的人逐渐增多，他们穿着五颜六色的轻便夏装。

切尔卡索夫喜欢开车前的热闹气氛，人们象无头苍蝇似的激动的奔忙——交织着瞬间的欢乐和隐藏在内心的不安。匆匆的告别和对某种还不知道的事物的模糊的期待，唤起新的力量，象突然吹来的清风一样令人兴奋。他不急于上车。当他终于登上踏板时，突然和从通过台上下来的熟识医生鲁山诺夫撞了个满怀，后者吃惊地站下来，兴奋地大声说：

“你好，切尔卡索夫！你这就走啦？”

“过几天就回来。到列宁格勒去一趟。你也去？”

“我怎么去得了？忙着呢！我来送一位朋友。你有福气，安德列·彼得罗维奇。”

“谢谢。再见！”

切尔卡索夫从人群中向自己的包厢走去。

走廊上挤着一群男女，他们从敞开的窗口与给他们送行的人们风趣地谈笑着。

“对不起！”切尔卡索夫客气地对挡在窗口的一位穿深红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说。

月台上传来快活的声音，这女人也笑着，连连点着头。

“请让一下儿！”切尔卡索夫又说了一遍。

这女人给他让了路，然后回过头来，仔细地看了看他。他仓促中看了一下她的脸，但他处之泰然地从旁边走过去，走进包厢，把皮包和帽子放在十三号位置上，关上门，在沙发上坐下来。可是他的心突然无缘无故地颤动了一下儿，好象给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似的。

“这是谁？她是什么人？似曾相识？”他突然内心不安地问自己。

他下意识地着忙起来，好象只怕这女子马上就要走掉，他再也看不见她似的。他立即走到走廊上，吃惊得愣住了。她就站在他面前，距离很近，面对面。她几乎对朋友们的笑声和讲话没有反应，好奇地望着切尔卡索夫。他们的目光相遇了，他似乎觉得她的脸色起了变化，泛上红润，但她若无其事地转过头去。接着听见她的响亮的、无所顾忌的笑声。一个蓄着黑色长发的高个儿年轻人讲着一件可笑的事情，他身边的女人和男人都在哈哈大笑，她也在笑，而且笑得比大家更响，更有感染力，再也没有朝切尔卡索夫这边看上一眼。他等待着这女子再回过头来看他一眼，但他空等了一场，快快地回到包厢里去了。

同包厢的旅客一个接一个地进来了，他下意识地打了招呼，对谁都没有什么兴趣，只是想着自己的心事。列车不知不觉地开动了，车厢微微地摇晃着，从站在月台上的人们身边漂移过去了。

旅客们在小桌子旁坐下来，摊开食物，准备喝茶了。

“您呢，年轻人？”一个尖细的女人的声音问道，“不愿意同我们一起喝？茶就要送上来了呢。”

切尔卡索夫脸上浮现出客气的表情，仿佛刚看到他们似的——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。

“谢谢你们。”他对面容可爱的年老的女士微微一笑。这位女士切开柠檬，把几块砂糖放进杯子。“我刚刚在饭店里吃过。”

另一位——瓜子脸，尖下巴，似乎还年轻，但是脸孔蜡黄，眼窝塌陷，画过睫毛的女旅客问切尔卡索夫：

“这趟列车每个站都停吗？”

“您说什么？这是‘红箭’号，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只停2站。”

她不好意思地眨起眼睛，耸了耸尖鼻子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我是第一次去列宁格勒，而且又是坐这趟列车。兄弟请我去做客。大家都说列宁格勒是座美丽的城市。”

坐在桌旁的第三位旅客——头发花白、身体结实的戴眼镜的男人，拿起皮包，取出一瓶酒。

“您说是座美丽的城市？”他温和地笑了起来，“不是美丽，而是首屈一指的城市。没有比它更好的城市了。”

“谢天谢地。”尖鼻子女士说。

“您看见了，会赞叹不已的。”男人说，打开瓶塞，“尊敬的，您不想喝茶，那就喝杯白兰地吧。”他向切尔卡索夫转过和善的、微微浮肿的娃娃式的脸，“临睡前喝半杯吧！您会梦见蓝蓝的大海和山岗上绿色的葡萄园。苗条的年轻女子手持鲜花在金黄色的沙滩上跳美妙无比的舞，手捧装着葡萄酒的瓦罐，轻轻地给您唱甜蜜的歌。请您相信，我是懂得白兰地的妙用的。喝吧，您不会后悔的。”

切尔卡索夫不愿听陌生的享乐至上主义者的夸夸其谈。突然产生的、萦绕不去的思想使他不得安宁：“走廊里的那女子是谁？从前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？她那样看了我一眼，好象有什么话要说。”

“十分感谢。”他对慷慨的旅客说，“我不怀疑这是顶呱呱的白兰地，喝了也许能梦游天地，但我不想喝。”

“哎呀！您上了馆子，当然也喝过白兰地。我理解，不勉强。那么亲爱的女士们呢？”他向两位女子转过微肿的娃

娃脸，“想喝吗？”

“谢谢您。”

“晚上喝酒？这是自杀。”

那男人用讽刺的目光看了切尔卡索夫一眼，在自己的杯子里倒上酒，用挖苦的口气说：

“我没上过馆子，因此我在这里喝。祝您健康！”

他象婴儿喂奶似地小口小口地喝了一杯白兰地，从桌子上拿起一瓣柠檬，放进嘴里，吧哒了一下嘴唇。

“我为什么要对他们讲上过馆子？”切尔卡索夫责备自己，想看报，可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。“这就象小孩吹牛。这个戴眼睛的是个老世故，他当然不相信。这两个女旅客，她们跟我们什么相干？我有没有上过馆子，她们反正一个样。我讲的是实话，可人家以为我是吹牛。真糟糕，见鬼。去他们的吧，我什么都不在乎。可是走廊上的女子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在什么地方看见过这张面孔？尤其是眼睛，这样罕见和似曾相识的眼睛。应该再看一次。也许，这是偶然的相似？也许，这只不过是我的错觉，模模糊糊的、特殊的幻觉。看来，我确实十分疲乏，对一切都有反应，常常激动，加之饭店那一幕使我心绪不宁。似乎喝得过多，谈话也是不习惯的，象谈什么公事。为什么？生活中的一切都对我有利，一切都再好不过的了，可是大家为什么拚命为我张罗，希望我职务提升，个人生活幸福。我这就不错了。既然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，我何必去列宁格勒！”

“对不起。”他听见年老女子的声音，“该睡觉了，要坐一个通宵的车呢。”

两个女旅客开始铺床。年老的安排在切尔卡索夫对面，尖鼻子睡上铺。

“请您睡这里吧，我睡您的上铺。”切尔卡索夫说了一声，走到走廊上去了。

他站在窗口，等待着什么。他耐心地等了许久。同房间的旅客已经就寝，他也该睡了，早上起床能头脑清醒。明天还要同波波夫院士作严肃、重要的谈话呢。

朋友们认为，院士关于切尔卡索夫著作的意见将决定他今后的提升。难道这是提升问题吗？如果仅仅为此而打扰著名的院士，切尔卡索夫无论如何不会到列宁格勒去的。

切尔卡索夫对这次会见完全寄托着别的希望。他花了3年多时间写了手稿，听听象波波夫院士这样权威的学者关于他的手稿的意见，对他确实是极其重要的。如果院士鼓励他在治疗癌肿新方法上的探索，那么他的路走对了，那么多日日夜夜的精力没有白花……

“对不起，公民。”后面一个人说，从切尔卡索夫身边挤过去。

切尔卡索夫往旁边一闪，让肩上搭着毛巾的身材高大的一脸大胡子的胖子走过去。

接着一个穿花睡衣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去。其他的旅客也走了过去，包厢的门关上了。

他频频回头张望，希望她能走出来。但是她没有走出来。

“算了吧，去她的。”他想到，“我睡觉去了。”

可是他没有动，而是留心听隔壁包厢里的谈话——那位黑眼睛女子就在这包厢里。透过薄薄的门传出谈话声，笑声。他听到几句前后不连贯的话，从这几句话中可以听出，他不认识的这些人正在谈论艺术、戏剧和电影。现在他想起上车时在走廊上讲笑话的那个留着黑色长发的人。这是著名

演员，他常在电影里看见他，可就是记不起他的姓名。这当然是在不久前放映的一部电影里演总工程师角色的那个演员——妻子离开了他，后来又回来了。

“原来我是在电影里认识这高个儿黑发男子的！难道这黑眼睛女郎也是在某一部电影里看见的？她的面孔在银幕上出现了一下，我就记住了？是这样吗？不，不是这样。我确实看见过这面孔，听见过这女人的声音。到底是何时何地？怎么想不起来呢？”

切尔卡索夫现在已经打定主意，如果不再看上这个生着一双惊人的、罕见的眼睛的女子一眼，他决不离开走廊。这一伙儿人总会安静下来的吧？他们上床睡觉，也许她会出来一下儿？

他抽着烟，好象已经是第10支了，他用手把吐出来的烟送进半开着的窗户，望着瓦灰色的夏夜。外面什么也看不见，一切都被一条暗黑的林带和阴暗的天空遮住了。突然一道灯光闪闪的墙随着粗野的隆隆声从窗外飞驰而过，刹那间把切尔卡索夫和漆黑的夜隔开了。这是迎面开来的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列车。当车厢呼啸着从窗外飞驰而过时，他想起莫斯科，于是他的思想跟着灯光闪烁的列车以同样的速度飞向驶出的地方。

二

他听着窗外的隆隆声，想起了莫斯科的最后一夜。他根据女同事尼娜的意见，出差前夕请几位必要的人吃晚饭。尼娜是相识多年、和他关系密切的很有魄力的漂亮女子。他不

喜欢在饭店里做这样的应酬，但是尼娜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认为非这样做不可，而切尔卡索夫对她是言听计从的——近来他什么事情都依她。

尼娜诡秘、谨慎地做着这件事，坚定不移地要他在饭店里举行晚宴^①，耐心对他讲明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应当邀请什么人，要把这次宴会搞得排场一些，不要舍不得花钱。

尼娜对他说：

“你亲自到斯捷潘·米哈依洛维奇（这是院长）的办公室去，一定要亲自去邀请他，无论如何不能打电话邀请，也不能托别人邀请，甚至叫我充当这一角色也是不合适的。你要亲自去找他，他喜欢这样。开头他会惊讶地说：‘这怎么行？这怎么行？’过一会儿他就答应了，他会来的。这件事明天就要办好，当我了解到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时，我就给你发信号。”

“德米特里·伊凡诺维奇（这是主任医师）也要亲自去邀请？”切尔卡索夫问道，“还是派人送一张请帖？”

“这个人打个电话就行了。你就说，我也来吃晚饭，请他一定光临。”

“遵命。”切尔卡索夫说，“还请什么人，妮诺奇卡^①？”

“不要做糊涂人，亲爱的安德留沙^②。”她说道，抚摸了几下他的手，“这种事情不需要多余的人。谈话将是亲切的，当然是秘密的。除了院长和主任医师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我同斯捷潘·米哈依洛维奇已经讲过好几次。德米特里·伊凡诺维奇那里我也做了工作。这就是说，只要在充满着和睦气

①尼娜的昵称。

②安德列的小名。

氛的餐桌上把关于任命你的协议肯定下来，然后就通过正式渠道办手续。”

“我去列宁格勒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为了同波波夫院士见面才答应去的。你要知道，我多么重视他的意见啊！”

“你根本不懂处世之道，天真汉！你尽管相信我吧，我为你的利益会竭尽全力。你的列宁格勒之行是交红运。你知道这是谁的主意？”

“当然是你的主意。”他满有把握地说，对尼娜微微一笑。

“我的智囊团。”她笑了起来，“这是大家巧妙的安排和及时扫清道路。这次叫你出差的主意是斯捷潘·米哈依洛维奇亲自出的。他想竭尽全力提出你为外科主任候选人，不过，这就需要你在科研和实际工作方面要有份量的依据。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：如果你能带回波波夫院士关于你的著作的肯定意见，这就是我们的赌注中最大的和决定性的王牌。”

“我对职务从来不感兴趣，这你是很清楚的。医学对于我，首先是实践和科学。我完全不喜欢你这一古怪的字眼。”切尔卡索夫皱起眉头。

“什么字眼？”

“赌注。”

“迂腐的知识分子。”尼娜戏谑地骂了他一句，“字眼就是字眼嘛。老老实实地说，它十分准确地反映出问题的实质呢。赌注已经下了，我亲爱的。每出一张牌都要事先考虑成熟。不要做理想主义者，安德留申卡。已经有好几个人觊觎已故维特鲁金的位子，其中包括我们尊敬的外科医师、所谓的‘才子’多尔戈波洛夫，这你是很清楚的。你自己明白，

位子不会空着，反正要任命某一个人担任这一职务。我不否定他们全是不够资格做这一工作的人，全是优秀的工作人员，但是他们没有你这样独一无二的实践经验，没有象波波夫院士推荐这样有力的支持。让弱者上去，而不让强者发挥作用，这样公平合理吗？你无疑比他们更相称，你象老黄牛一样埋头苦干。你的勤劳和无私，杰出的医术和已经刊登的关于治疗癌症的论文，早已把你推上肿瘤学的前沿，可你由于虚伪的谦虚老是躲在角落里。”

切尔卡索夫听着她的话，哈哈大笑起来：

“看你把我捧得多高，尼娜，简直是巨人，是天才。”

“你大可不必讲讽刺话。不久你自己就会和波波夫院士一样伟大。”

“到地面上来吧，你飞得太高了！”

“这是事实嘛。”尼娜激昂地说，“你有这样杰出的实践经验，别人都会羡慕。著名的波波夫不久就会做推荐的。加上斯捷潘·米哈依洛维奇和德米特里·伊凡诺维奇的支持，你可以认为自己是胜利者了。”

“好啦，咱们别争论了。不过多尔戈波洛夫确实是才子。”切尔卡索夫深信不疑地说，“不是‘所谓的’，而是实际上的。这你自己也很清楚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才子就才子吧。让他坐在老位子上吧。斯捷潘·米哈依洛维奇比你更理解我的意图，亲自提出立即派你去见波波夫。”

“老头子决不会主动做这种考虑，不要讲神话。”

“这有什么区别？”尼娜打断他的话，“列宁格勒的事情是我先提出来的，他马上就同意了。主要的不在于谁先提出，重要的是人家对你的贡献评价很高。我相信这一定会得

到院士的肯定，这话只能我们之间说说——斯捷潘·米哈依洛维奇已打电话同他谈过了。”

“这当然是你的杰作？”切尔卡索夫刺了尼娜一下，哈哈笑了起来。

她丝毫不感到难为情，忠诚地看了看切尔卡索夫的眼睛。

“自然是根据我的暗示。”尼娜卖弄风情、扬扬得意地说，黑色的眼睛闪闪发光，对着他微笑着。“一切都是为了你，为了我们的未来，我的糊涂人。”

“你把我当作地地道道的白痴？”他委屈地说，“你以为我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前途？谁智力低下，他就得用手肘、拳头、花言巧语、奉承阿谀为自己打通一条路？为目的不择手段？”

他们的争论本来可以到此结束了，但是尼娜不让步，她无论如何要说服切尔卡索夫，外科主任这把交椅非他莫属。她不愿放弃这样的可能性，因为这关系到她的利益，可她又千方百计瞒着切尔卡索夫。

她的眼睛显出纯洁无邪的神态，语气也变得温和了，亲切地对切尔卡索夫微微一笑：

“天哪！你这是什么理论，把自己都搞糊涂了呢！我向你发誓，斯捷潘·米哈依洛维奇真诚地爱你、器重你，认为你是优秀的外科医师和学者。他需要你做助手是从医院的利益考虑的，他知道你比其他人更爱这个医院。他愿意今天就签发命令，但是你自己很清楚，这是要经过一定的手续，要讲点策略，不致得罪任何人。波波夫院士的推荐能说服大家——医院领导和卫生部。你也可以心安理得地上任嘛。斯捷潘·米哈依洛维奇不愿让别人担任这一职务，要我劝劝

你。”

“主任医师也同意？”

“他是你的靠山。请你相信，他一定尽力而为。现在问题完全取决于你找波波夫是否取得成功。你能带回肯定的意见，我们的赌注就赢了，你担任维特鲁金的职务，我调到你的位子上。一切都‘奥凯’！”

他惊讶地看看她，但是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只是垂下眼睛。这就是说，“我调到你的位子上……”

“你不要感到不好意思，亲爱的，这是诚实的赌注。”

尼娜深信不疑地说，“在我们的时代，稳重和谦虚是不会给任何人增添光彩的。即使你是明灯，是天才，如果自己不活动，任何人都不会把你提高一级的。你要亲自把自己的权利抓在手里，愈快愈好。”

尼娜是口若悬河、说一不二的人。

* * *

在“斯拉夫市场”饭店，他们坐在一张大餐桌旁，客人满意地喝着法国白兰地，讲着恭维话。斯捷潘·米哈依洛维奇不待大家开口，就自己斟了满满的一杯酒，一饮而尽，津津有味地吃着茶。德米特里·伊凡诺维奇是另一种风格，他每一次都要和大家碰杯，而且每一次都讲同一句祝酒辞：

“为我们令人神往的女士，为可爱的尼娜·谢尔盖耶芙娜干杯！”

他兴致勃勃地喝了白兰地，然后温情地把尼娜柔软的手握在自己手里，很有礼貌地吻着。

这天晚上，尼娜显出庄重和软绵绵的样子。讲话慢条斯

理，没有急促和慌忙的动作。深颜色的衣服使她身材显得优雅，低胸衣裸露出她胸部的白嫩皮肤，使她的细头颈显得更长。她以女主人自居，坐在切尔卡索夫身旁，赞赏的眼光一刻也没有从他身上移开。

当大家喝得已有三分醉意，心情舒畅起来时，尼娜把握时机，举起满满的一杯酒。

“请允许我致简短的祝酒辞。亲爱的斯捷潘·米哈依洛维奇和德米特里·伊凡诺维奇！你们肩负着以发扬理性为目的的美好而崇高的使命，在你们的关怀下人才不致被埋没，我们的同事——著名外科医师安德列·彼得罗维奇·切尔卡索夫能得到正确的评价。你们，深受我们尊敬的、关怀备至的领导和老师，表达了良好的意愿，并且保证贯彻始终，直到取得胜利。你们是真正的朋友，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履行诺言。谢谢你们，亲爱的领导！为友谊和信守不渝干杯！”

大家举起杯子，碰了杯。

这一夸张的祝酒辞使切尔卡索夫有点发窘，但是尼娜漂亮、兴奋的面孔和热情洋溢的声音使他深为感动。

他感到脑子有点昏昏然，心里对尼娜作了评价：“有魄力、有魄力！神秘，聪明，不过太毛手毛脚了。为我卖力，有什么办法呢！”

切尔卡索夫向尼娜弯下身子，在她脸上亲了一下儿。

尼娜报以脉脉含情的微笑。不过她没有丧失头脑，指了指手表，戏谑地双手一摊：

“对不起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安德列·彼得罗维奇该走了，免得赶不上火车。”

尼娜·谢尔盖耶芙娜的性格就是这样！她任何时候都把正经事情放在第一位。认真、准确，甚至官场的冷漠和公事

公办的官腔，在她身上和纯朴、热忱融为一体。

“临别时最后干一杯！斟满酒，朋友们！”

她第一个从桌子旁站起来。

走出饭店时，尼娜紧紧偎依在安德列身上，轻轻地对他说：

“你走了，我会想念死的。快回来，亲爱的。真想跟你一起去，但是我不能走，得留在这里，要格外留神。要聪明一些，不要疏忽大意。”

切尔卡索夫从存衣室里取出皮包和帽子，匆匆地同院长和主任医师告别。

“我不去送安德列·彼得罗维奇了。”尼娜大声说，“他不喜欢这样。对吗、亲爱的？”

“是这样。再见！”

“多加小心！照我说的去做！”

同她告别时，他想起不久前在别墅里一阵激情的拥抱后，尼娜突然从沙发床上跳下来，完全理智、冷静地对他说，怎样才能生活过得不亚于别人。当时他觉得这是可笑的，可是现在他又感到她正经八摆地准备教他生活法则。

“这是怎样的一个女人？”切尔卡索夫在评价尼娜，“多么漂亮的人和多么古怪的思想！”

三

回想起在莫斯科的最后一顿晚餐，切尔卡索夫就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。两三个小时之前所发生的一切，在这一时刻仿佛都是从早已流逝的岁月中涌现出来的一件往事。为什